七夕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在古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姑娘们有在这一天乞巧的风俗，又叫“乞巧节”，又因节日的主要活动者是女性，亦称“女儿节”或“少女节”。

“牵牛”“织女”在上古时本是两个星座的命名，后来慢慢演化成家喻户晓的神话爱情故事。早在三四千年前《夏小正》中就有“七月初昏，织女正东乡（向）”的记录，七月的黄昏，织女星发出明亮的光华，高悬于夜空。《诗经·小雅》中记载了这个神话传说的雏形：“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七夕节真正形成是在汉代，逐渐形成了“穿七孔针”“晒衣”“晒书”的习俗，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瓜果祭牵牛、织女双星的风俗初步形成。《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是夕，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是一种红色长腿小蜘蛛，如果它结网在瓜果上，就会被认为得到织女的青睐。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明、清时期，七夕风俗愈盛，各地还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

清代宫廷画家姚文瀚绘制的《七夕图》分绘七夕之夜天上与人间两个场景，画面上方，长空静谧，牛郎牵着老牛与驾乘祥云的织女遥相呼应，在鹊桥相会。画面下方，则是人间女子们正在进行各种乞拜活动。

明、清以后，流行“丢针验巧”的游戏。在七月初六晚上，将碗盛满清水，放在廊檐下太阳能照到的地方。七月初七中午，将针投入暴晒后的水面，通过观察水中针影形态占验巧拙。如果水下有花朵、鸟兽、云彩之影等，便是“巧”的象征。清代宫廷画家陈枚所绘《月曼清游图册之七月》和海派画家任颐所绘《乞巧图》分别描绘了宫廷与民间“丢针验巧”的情景。只见精心梳妆打扮的女子们围在盛满清水的瓷碗旁边，小心翼翼地向碗中投入绣花针，观者皆屏气凝神，希望好运降临。

清代宫廷，凡逢节令，都会上演节令戏，七夕这一天上演的应承戏主要有《七襄报章》《仕女乞巧》《银河鹊渡》《鹊桥密誓》等，故宫保存的戏本和戏衣反映了当时演出的场景。一件香色绉绸缀绣花蝶纹牛郎衣，领口及下摆缀有丝线排穗，形如遮风避雨的蓑草，以显示牛郎穷苦人的身份；一件雪青缎绣平金喜字花蝶纹织女衣，绣有表现牛郎织女恩爱的纹样，华丽飘逸。

直到今日，七夕仍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节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令人向往。更为重要的是，七夕赓续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圆满”与“和合”的精神内核——它既是粗放而质朴的中华民族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又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维度与全部历程：从祭祀祈福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爱情悲剧里“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再到民俗活动中“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共同沉淀为文化的“初心”。

本报综合

清·姚文瀚《七夕图》

清·任颐《乞巧图》

清·陈枚《月曼清游图册之七月》“桐荫乞巧”

清·费丹旭《织女》

鹊桥仙·纤云弄巧

北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秋夕

唐·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
卧看牵牛织女星。

行香子·七夕

宋·李清照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
正人间、天上愁浓。
云阶月地，关锁千重。
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
想离情、别恨难穷。
牵牛织女，莫是离中。
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迢迢牵牛星

汉代·不详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代爱情信物

“长毋相忘”银带钩

这是西汉江都王刘非与其姬妾淳于婴儿之间的定情信物。这只银带钩采用可分合的虎符式结构，内壁阴阳文篆刻“长毋相忘”铭文，印证了汉代贵族隐秘的情感表达方式。

交颈鸳鸯玉佩

大辽的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的婚姻“自结丝萝之援，克谐琴瑟之和”。两人墓中，公主的右臂压在驸马的左臂之上，腰间佩戴的这枚玉佩雕刻出两只交颈而卧的鸳鸯，似仍在絮语，透露着缱绻深情。

“君生我未生”长沙窑壶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件壶出土于铜官窑窑址，上面的诗可能是陶工自己创作或当时流行的里巷歌谣，已被收入《全唐诗补编》。字里行间是女子相见恨晚的失落、难分难舍的缱绻以及对未来的担忧。

本报综合

七夕跟宋人去逛街

七夕节古已有之，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宋代，《东京梦华录》《岁时广记》《梦粱录》等许多记载宋代地理风物、社会生活的古籍中，都有关于七夕的记录。不过在宋代，人们重视七夕，主要不是为了追求爱情。宋人过七夕，最隆重的仪式是乞巧。《东京梦华录》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岁时广记》记载：“七夕，京师诸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诸女子致针线箱笥于织女位前，书曰‘某乞巧’。”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捕蛛结网，都寄托着女儿家对拥有一双巧手的希冀。

在宋代，七夕节不仅重要，而且十分热闹。王禹偁《七夕》云：“归来备乞巧，酒肴间瓜果。海物杂时味，罗列繁且伙。”孔平仲《七夕》云：“高列瓜华结彩楼，半空灯烛照清秋。”为了庆祝七夕，宋人会置办许多物品，《东京梦华录》中说：“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街市上主要卖什么呢？卖玩具。“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其中提及的“磨喝乐”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玩具，名字来源于佛教中的神摩睺罗伽，是梵文的音译。这是一种泥塑玩偶，《醉翁谈录》载：“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在宋代，下到寻常百姓，上至皇室贵族，人人都爱磨喝乐，连前文提及的乞巧桌案上也有它的身影。孩童喜欢模仿它的造型，“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贵族把它当作送礼佳品，“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

全民追捧，让磨喝乐身价不菲，“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

宋代陶模：磨喝乐童子

除了“C位出道”的磨喝乐，宋代的七夕街市上还有形形色色的新奇玩意儿。单是《东京梦华录》中，就提到了“水上浮、谷板、花瓜、方胜、果食将军、种生”数种，它们“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如果宋人也写一篇“七夕节最走心礼物推荐清单”的自媒体文章，上述物件一定都是拉动消费的“爆款”。

宋代女性拜织女，求的是拥有一门高超的手艺，爱情倒在其次；宋人在七夕这天也购物，买的是新鲜有趣的小玩意儿。其实，对于牛郎织女“聚少离多”的爱情，宋人并不向往。虽秦观在《鹊桥仙》中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宽慰世人，但更多的是如“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欧阳修《渔家傲·喜鹊填河仙浪浅》）、“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苏轼《鹊桥仙·七夕》）、“欢尽夜，别经年，别多欢少奈何天”（晏几道《鹧鸪天·七夕》）这样的嗟叹。毕竟，天上的仙女再美，也比不上人间的长久陪伴。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印刷单位：漯河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漯河市召陵区黄河路东段东兴电子产业园24号楼